

中國名畫家叢書

晉唐五代之部



文史哲出版社 印行

中國名畫家叢書

晉唐五代之部

文史哲出版社
印 行

中國名畫家叢書

晉唐五代之部

編輯者：文史哲出版社編輯部

出版者：文史哲出版社

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七五五號

發行所：文史哲出版社

印刷者：文史哲出版社

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

郵政劃撥五一二八八一彭正雄帳戶

電話：(〇二)三五一一〇二八

特價新臺幣三〇〇元；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三月初版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前言

中華民族悠久的文化，復興與發揚可永垂不朽，尤其是繪畫藝術的光輝成就，確可炫耀於世界。中國的繪畫歷史，自晚周（公元前二五〇年）帛畫的發現計算起，迄今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。秦漢的壁畫已很盛行，至兩晉、南北朝時期，繪畫藝術的發展，已是一個繁榮的階段；顧愷之、張僧繇等畫家，對於繪畫的收藏、欣賞、評論，以及繪畫理論著述，啓發後來我國繪畫創作和繪畫理論批評，有很大的影響。隋、唐時期的敦煌壁畫，人物畫；五代時期的山水畫；宋代時期的花鳥畫；元代時期的詩、書、畫結合的寫意畫。明、清時期，各種畫派相繼產生。每個朝代都有傑出的畫家，創作出他們精心的繪畫藝術。因為各朝代畫家所處的時代、環境、生活典型不同，所以各朝代的繪畫，有各朝代不同的風格和擅長。

國畫的深遠和微妙的意境，別緻的構圖，虛實、強弱、濃淡的筆墨處理，對於自然、人物的神態的描寫，與畫家的自然環境和生活典型的反映有很大的關係，所以欣賞國畫，一定先要瞭解該畫家的時代環境生活典型；才可領會畫的精神所在，寓意所在，幫助鑑別，便於摹仿；這是屬於熟悉吾國古代繪畫藝術的基本知識。

本書將中國歷代名畫家的生平、藝術成就、和作品評價、時代背景，作有系統的介紹。數十年前出版了這套資料豐富的「中國名畫家叢書」，對於我國歷代具有代表性的名畫家，每一個名畫家，出版一本書介紹。每本書的作者，都是具有國學、國畫學問相當有造詣的學者所編著，所以對於每個名畫家都有十分精湛深入的敘述。

「中國名畫家叢書」確是一部研究中國古畫藝術極有價值的書籍，可惜書商已無出售，本社爲徇各藝術家、收藏家、鑑賞家等之請，將珍藏全套叢書，作有次序系統的編輯。本書計分爲四大部分：其一爲晉唐五代之部，其二爲宋元之部，其三爲明代之部，其四爲清代之部，以作爲研究參考之需。

文史哲出版社 編輯部

民國七十三年一月

中國名畫家叢書

晉唐五代之部

目 次

前 言	1
顧愷之	1
張僧繇	33
展子虔	59
閻立本	71
李思訓	75
吸道子	97
王 維	109
韓 幹 戴 嵩	133
周 昉	155
徐熙與黃筌	169
王齊翰	189

顧愷之

一 顧愷之的三絕

顧愷之是中國繪畫史上最早的、卓越的理論家；也是中國繪畫史上最早遺留有畫蹟的大畫家。他是生於東晉穆帝初或康帝年間，距現在已是一千六百多年了。他在繪畫上的成就，不僅是六朝時代的傑出者，而且在中國繪畫發展史上實具有現實主義繪畫精神的大宗師。直如永夜中一顆晶光無比的明星，到現在還放射出燦爛光彩，照耀着中國的畫壇。

顧愷之的生平事蹟，古籍上記載不多。其中可以憑信的，就是散見於劉義慶的“世說新語”、檀道鸞的“續晉陽秋”、丘淵之的“文章錄”、許嵩的“建康實錄”以及“晉史”的“中興書”等。其次就是集錄於“晉書文苑傳”中的“顧愷之本傳”。在畫史方面說，就是張彥遠的“歷代名畫記”、“宣和畫譜”幾種。除以上諸書外，其它藝林筆記、歷代畫論等，自然也有品評的資料可以參考。最可惜的，他所著的“顧愷之家傳”（見“藝文類聚”），“顧愷之文集”七卷（見“隋書”），均已失傳。否則，定有許多關於顧愷之的生平事蹟及繪畫思想等的記載，可以對顧愷之的種種作更深一層的研究。

丘淵之“文章錄”說：“顧愷之，字長康。”“晉書顧愷之本傳”及“歷代名畫記”也說：“顧愷之，字長康。”又張彥遠、張懷瓘說：“愷之，小字虎頭。”故世人多稱他爲顧虎頭。他在西曆一千六百多年

前，生於晉陵的無錫。晉陵，原是郡名，晉代設置的；郡治是在現在的丹徒縣。無錫是屬於晉陵郡，故“文章錄”也說“愷之是晉陵人”。也就是說，顧愷之，是現在的江蘇省無錫縣人。顧氏，原為江南顯族。查“無錫顧氏宗譜”：愷之的父親，名悅之，字君叔，曾為揚州別駕^①，歷尚書右丞^②；祖父名毗，字子治，在康帝時為散騎常侍^③，遷光祿卿^④；曾祖父等也都在吳晉做大官，故愷之可說全在名門閥閱中長成的。然他在小的時候，聰穎有才氣，博覽羣書，擅長文學，工詩賦，多藝能，美書法，尤妙繪畫；“晉史中興書”說：“愷之博學有才氣。”“歷代名畫記”也說：“愷之多才藝，尤工丹青。”然愷之素性率真、通脫、好矜夸、工諧謔，並帶有癡獸的意趣。因此當時的人，稱愷之有三絕。“晉書顧愷之本傳”也說：“俗傳愷之有三絕：才絕、畫絕、癡絕。”所說才絕方面：是對愷之的聰穎、多才氣、擅文學、多藝能而說的。所說畫絕方面：是對愷之的特長繪畫而說的。所說癡絕方面：是對愷之的慧黠與好矜夸、工諧謔等而說的。茲簡述如下：

（甲）才 絕

愷之聰穎博學，擅長文辭。他所著的“愷之文集”雖已失傳，但其集中的精彩篇章，仍多為後人所傳誦，而遺留到現在的，尚有“虎丘山序”、“風賦”、“水賦”、“觀濤賦”、“箏賦”、“四時詩”、“水贊”等，藉以知道顧愷之在文學上成就的一斑。茲節錄“觀濤賦”於下：

觀濤賦

臨浙江以北眷，壯滄海之洪流。水無涯而合岸，山孤映而若浮。既藏珍而納景，且激波而揚濤。其中則有珊瑚明月，石帆瑤英，雕鱗采介，特種奇名，崩巒填壑，傾堆漸隅，岑有積螺，嶺有懸魚。模茲濤之為體，亦崇廣而宏浚。形無常而參神，期必來而知信。勢剛凌以周威，質柔弱以協順。

又“晉書顧愷之本傳”說：“嘗為‘箏賦’成，謂人曰：吾賦之比

嵇康^⑤‘琴賦’，不賞者，必以後出相遺，深識者，亦當以高奇見貴。”他的意思，就是說：“我所做的‘箏賦’，可以比嵇康所做的‘琴賦’。倘不加以賞識，必定是因我的‘箏賦’後出而相遺棄，深於賞鑑的人見到我的‘箏賦’，也當以我做得高奇而見珍貴。”在這段話中，可以知道愷之對於自己在文學上的成就，是十分自負的。茲節錄其“箏賦”於下：

箏賦

其爲器也，則端方修直，天隆地平；華文素質，爛蔚波成。
君子嘉其斌麗，知音偉其含清。罄虛中以揚德，正律度而儀形。
良工加妙，輕縹磷彬。元漆絨響，慶雲被身。

顧愷之，不但在賦的方面很自負，對於詩的方面，也與賦同樣的自負。“續晉陽秋”說：“義熙初，爲散騎常侍，與謝瞻^⑥連省，夜於月下長詠，自謂‘得前賢風制’，瞻每遙贊之，愷之得此，彌自力忘倦；瞻將眠，語搥腳人令代，愷之不覺有異，遂申旦而後止。”可知愷之對詩學的自信與忘我的愛好。茲錄“四時詩”及“水贊”於下：

四時詩

春水滿四澤；夏雲多奇峯；秋月揚明輝；冬嶺秀孤松。

水贊

湛湛若凝，開神以質；乘風擅瀾，妙齊得一。

吾國的書法，自漢代的蔡邕、三國的鍾繇以後，已成爲與繪畫並立的藝術品，極爲愛好藝術所重視。到了兩晉，尤相習成風，書家輩出，爲吾國書法最高峯時代。顧愷之恰巧生長在這個時代，憑他的聰明才氣，造成他對書法的研究與成功。當時與王羲之、王獻之齊名的書法大家羊欣^⑦，常常和他討論書法。劉義慶“世說新語”說：“桓大司馬每請長康與羊欣論書畫，竟夕忘倦。”唐張懷瓘“書斷”也說：“顧長康，亦善書。”原來顧愷之是沈醉於文學藝術的人，不論寫作詩文書畫，或討論詩文書畫，總是把他全付的體力精神放在詩文書畫裏

面，故能竟夕忘倦，及申旦而後止。“世說新語”雅量第六“夏侯太初”條註說：“顧愷之尚有‘書贊’的著作。”它的內容，雖難斷定，以意推測，恐係對於魏晉諸書法家評量甚多，與他所著的“魏晉名臣畫贊”相似。然顧愷之的書蹟，遺留到現在的，只有“女史箴圖”上所插寫的“女史箴”。“戲鴻堂帖目”^⑧有“女史箴真蹟十二行”的刊載。“我川書畫記”並收有董玄宰其昌的一段記載說：“顧虎頭畫‘女史箴’並書，余刻其書於‘戲鴻堂帖’大類子敬^⑨‘洛神十三行’，亦似虞永興^⑩意，永興曾見之耳。”

以上所舉的，就是各古籍中對於顧愷之多才情藝能所散見的記載。也就是世人對顧愷之認為有才絕的根據。

（乙）癡 絕

顧愷之對於癡絕的事例，可分為“好諧謔”、“率真通脫”、“癡黠”、“好矜夸”四項。“晉書本傳”說：“溫薨後，愷之拜桓溫^⑪墓賦詩說：‘山崩溟海竭，魚鳥將何依？’或問愷之說：‘卿憑重桓公乃爾，哭狀其可見乎？’愷之答說：‘聲如震雷破山；淚如傾河注海。’”“世說新語”說：“顧長康作殷荊州^⑫佐，請假還東，爾時例不給布帆，顧苦求之，乃得發。至破冢^⑬，遭風，大敗，作牋云：‘地名破冢，真破冢而出，行人安穩，布帆無恙。’還至荊州，人問以會稽山川之狀；愷之說：‘千岩竟秀，萬壑爭流，草木蒙龍，若云興霞蔚。’”據“晉書顧愷之本傳”記載，“桓溫引愷之為大司馬參軍^⑭，甚見親昵。”桓溫所以對顧愷之親昵的理由，自然是因愷之有才能，並有通脫、詼諧等的態度。而愷之也以桓溫為相知者，甚為倚重。故愷之拜桓溫墓時有“山崩溟海竭，魚鳥將何依”的詩句，不作史學家、道德家、成功失敗等的論斷，全從親昵，倚重的感情上出發。而當時的一般人，也知道愷之的做人態度，不以愷之為阿私附好，僅引問愷之，使愷之作“聲如震雷破山；淚如傾河注海”的詼諧答語。因為他好詼諧，當時和

他接觸的人，都很歡喜他，願意和他接近。故“晉書本傳”也說：“愷之好諧謔，人多愛狎之。”以上是顧愷之好諧謔的事例。

“晉書本傳”說：“桓玄^⑮時與愷之同在仲堪座，共作了語^⑯，愷之先曰：‘火燒平原無遺燎。’玄曰：‘白布纏棺樹旒旒。’仲堪曰：‘投魚深淵放飛鳥。’^⑰復作危語^⑱，玄曰：‘矛頭淅米劍頭炊。’^⑲仲堪曰：‘百歲老翁攀枯枝。’^⑳有一參軍曰：‘盲人騎瞎馬，臨深池。’仲堪眇目，驚曰：‘此太逼人。’因罷。”又“世說新語”說：“顧長康噉甘蔗，先食尾，人問所以。云：‘漸至佳境’。”以上是顧愷之率真通脫的事例。

“續晉陽秋”說：“顧愷之，曾以一厨畫寄桓玄，皆其絕者，深所珍惜，悉糊題其前。玄乃發厨後取之，好加理後；愷之見封題如初，而畫並不存。直云：‘妙畫通靈，變化而去，如人之登仙。’”這段記載，亦見“晉書本傳”，可用“歷代名畫記”所載：“桓玄性貪，欲使天下的法書名畫盡歸己有。”“晉中興書”所說：“劉牢之^㉑遣子敬宣，詣玄請降，玄大喜，陳書畫共觀之”以爲實證。桓玄在當時是一個權傾內外的人物。竊取愷之櫥中所愛心的繪畫，這自然是出於桓玄的貪心，而非出於戲弄。如說要尋根究底，必然會弄成僵局，不如順勢裝默爲妙。故說：“妙畫通靈，變化而去，如人之登仙。”這就是愷之慧黠之點。宋明帝“文章志”說：“桓溫云：‘顧長康體中癡黠各半，合而論之，正平平耳。’”又“晉書本傳”說：“尤信小術，以爲求之必得。桓玄嘗以一柳葉給^㉒之曰：‘此蟬所翳葉也。取以自蔽，人不見己。’愷之喜，引以自蔽，玄就溺焉。愷之信其不見己也，甚以珍之。”又“歷代名畫記”說：“常悅一鄰女，乃畫女於壁，當心釘之，女患心痛，告於長康，拔去釘，乃愈。”這節記載，亦見“幽明錄”與“搜神記”而少有不同。至於拔去畫像上所釘之釘，心痛就霍然痊癒，可說全出於迷信附會，不足爲據。但顧愷之處於古代社會的禮教下，出此無聊

的舉動，這也可說是顧愷之一種癡狀的表現了。以上是顧愷之癡點的事例。

又顧愷之的性情，在詼諧、通脫、率真、癡點以外，也很歡喜誇張自己。“中興書”說：“愷之博學有才氣而自矜尚。”“晉書本傳”也說：“愷之矜伐過實，少年因相稱譽，以爲戲弄。”所說矜伐、戲弄一點，如與謝瞻連省，月下長詠，“彌自力忘倦”，桓玄以“柳葉就溺”以及“箏賦”的自負等等，均是實例。這也與愷之癡絕方面有關。

（丙）畫 絕

顧愷之原爲多才多藝的人，而尤以擅長繪畫爲特出。故各舊籍上，對他繪畫的記載也較多。“京師寺記”說：“興寧中，瓦棺寺^②初置，僧衆設會，請朝賢鳴刹注疏，^③其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。既至長康，直打刹^④注百萬。長康素貧，衆以爲大言。後寺僧請勾疏，長康曰：‘宜備一壁，遂閉戶往來一月餘日，所畫維摩詰^⑤一軀，工華，將欲點眸子，乃謂寺僧曰：‘第一日觀者，請施十萬；第二日可五萬；第三日，可任例責施。’及開戶，光照一室，施者填咽，俄而得百萬錢。’”“歷代名畫記”說：“愷之嘗畫‘中興帝相列像’，妙及一時。”“世說新語”說：“嘗欲圖殷仲堪，仲堪有目疾，固辭。愷之曰：‘明府正爲眼耳；若明點瞳子，飛白拂上，使如輕雲之蔽月，豈不美乎？’仲堪乃從之。”又說：“顧長康畫謝幼輿^⑥在巖壑裏。人問其所以，顧曰：‘謝云，一丘一壑，自謂過之。此子宜置丘壑中。’”“晉書本傳”中說：“愷之每重嵇康^⑦四言詩，因爲之圖。恒云：‘手揮五絃易，目送歸鴻難。’”“世說新語”又說：“顧長康畫裴叔則^⑧，頰上益三毛，人問其故。顧曰：‘裴楷，雋朗有識具，此正是識具，看畫者尋之，如有神明，殊勝未安時。’”“世說新語”又說：“顧長康畫人，或數年不點目睛。人問其故。顧曰：‘四體妍蚩，本無闕少，於妙處傳神寫照，正在阿堵^⑨中。’”以上種種，均是顧愷之關於畫絕的事例。

原來東晉的王朝，繼八王之亂以後，僅保有江南半壁之地。他的政權幾全依賴於豪門貴族的均勢維持。在平時的時候，豪門權貴間的紛爭，原是非常劇烈。如桓玄、殷仲堪的情況，就是最當前的實例。託跡於權貴豪門下的幕僚食客等等，周旋於這種紛爭之間，也自然不能不心懷戒懼，以求生命的安全。顧愷之竟憑他閥閱門第的出身，和他三絕的特點，故能在年青時，就被桓溫大司馬引為參軍，並非常親昵。“晉書本傳”也說：“後為殷仲堪參軍，亦深被眷接。”自然也就是顧愷之憑他三絕的特點，得以清客或談助之士的姿態，周旋於當時的豪門貴族以及勝流名士之間。如桓溫、謝安、謝瞻、桓玄、羊欣、殷仲堪等等，親昵交好，無所間隔。這自然是顧愷之的沉醉於藝術文學、淡於名利地位，以“癡點參半”“明哲保身”的辦法，以達到他藝術最高的成就。那麼世人評顧愷之的癡，實非真癡。評他的點，確是真點了。而他的所以癡所以點的目的，也就是為他終身沉醉於最高文藝上的成就。

二 顧愷之繪畫的師資傳授 後代品評及其生卒著作

（甲）顧愷之繪畫的師資傳授

顧愷之繪畫的師承，據“歷代名畫記”“敍師資傳授南北時代”中說：“顧愷之、張墨、荀勗，師於衛協。”又說：“衛協師曹不興。”衛協，原以能畫有名於晉初。“抱朴子”說：“衛協、張墨，並為畫聖。”又孫暢之“述畫記”說：“上林苑圖，協之跡最妙。”並且顧愷之論畫中，對衛協的“大烈女”與“七佛”及“毛詩北風圖”備及推崇。謝赫也說：“古畫皆略，至協始精，六法頗為兼善，雖不備該形似，而妙有氣韻，凌跨羣雄，曠代絕筆，在第一品曹不興下，張墨、荀勗上。”

那麼顧愷之的師於衛協、張彥遠定有他可靠的根據而無可懷疑的。“歷代名畫記”說：“衛協師於曹不興。”曹不興，吳人。世稱為江南畫家之祖。又說：“吳赤烏中，不興之青谿，見赤龍出水上，寫獻孫皓，皓送秘府。至宋朝陸探微見畫，歡其妙；因取不興龍置水上，應時蓄水成霧，累日霧霈。”則衛協之師曹不興，張彥遠也定有同樣可靠的根據，而無可懷疑的。

在顧愷之繪畫的傳授方面來說：“歷代名畫記”敍師資傳授中稱：“陸探微師於顧愷之。”陸探微，吳人。常侍從宋明帝從事丹青之妙。顧、陸同生長於江南地區。兼以晉宋兩代相連，時間不遠。則陸的師承於顧，自無問題。“歷代名畫記”說：“孫尚子師於顧、陸、張（僧繇）、鄭（法士）。”又說：“田僧亮、楊子華、楊契丹、鄭法士、董伯仁、展子虔、孫尚子、閻立本、閻立德，並祖述顧、陸。”明汪珂玉“珊瑚網”說：“唐吳道子早年常摹顧愷之畫，位置筆意大能彷彿。宣和、紹興^⑨便題作真跡，不可察也。”東觀餘論說：“周昉設色濃淡，得顧、陸舊法。”“宣和畫譜”說：“公麟始學顧、陸與僧繇、道玄及前世名手佳本，乃集衆善，以爲己有。”“米芾畫史”說：“李公麟病右手三年餘，始畫，以李嘗師吳生，終不能去其氣。余乃取顧高古，不使一筆入吳生。”明何良俊論白描畫說：“畫家各有傳派，不相混淆。如人物，其白描有二種：趙松雪出於李龍眠，李龍眠出於顧愷之。此所謂鐵線描。馬和之、馬遠，則出於吳道子，此所謂蘭葉描也。”據以上種種，知道顧愷之近師衛協，遠師曹不興。成一種江南風格。晉以後的畫家，師承或祖述顧愷之的，除以上所述的各大家外，凡人物作家而能作鐵線描者，或多或少地都與顧愷之的作風技法有關。吳道子雖創蘭葉描，自成系統；然他中年所作蓴菜條的描法，亦從顧愷之的鐵線描中變化而來。故顧愷之真是吾國人物畫家中左右歷代風氣的大宗師了。

（乙）顧愷之繪畫後代評論家的品評

顧愷之的繪畫，在師資傳授方面，既得如此的重要地位。然而吾國後代的評論家，對顧愷之繪畫的成就上將有怎樣的品評呢？茲簡單介紹如下：

“晉書本傳”說：“愷之尤善丹青，圖寫特妙。謝安^②深重之，以爲自蒼生以來之有也。”

“畫斷”說：“顧公運思精微，襟靈莫測，雖寄跡翰墨，其神氣飄然在煙霄之上，不可以圖畫間求。像人之妙，張得其肉，陸得其骨，顧得其神。神妙無方，以顧爲最。”

“歷代名畫記”說：“自古論畫者，以顧生之跡，天然絕倫，評者不敢一二。”

又說：“上古之畫，跡簡意澹而雅正，顧陸之流是也；中古之畫，細密精緻而臻麗，展鄭之流是也；近代之畫，煥爛而求備；今人之畫，錯亂而無旨；衆工之跡是也。”

張彥遠論顧、陸、張、吳用筆中說：“顧愷之之跡，緊勁聯綿，循環超忽，調格逸易，風趣電疾，意存筆先，畫盡意在，所以傳神氣也。”

又說：“顧陸之神，不可見其盼際，所謂筆跡周密也。”

張彥遠“論畫體工用榻寫”中說：“遍觀衆畫，唯顧生畫古賢，得其妙理，對之令人終日不倦，凝神遐想，妙悟自然，物我兩忘，離形去智，身固可使如槁木，心固可使如死灰，不亦臻於妙理哉？所謂畫之道也。顧生首創維摩詰像，有清羸示病之容，隱機忘言之狀。陸（探微）與張（僧繇）均效之，終不及矣。”

然而南齊謝赫對顧愷之繪畫的品評，卻與以上所品評的略有不同。謝赫的“古畫品錄”說：“深體精微，筆無妄下，但跡不迫意，聲過於實。”

謝赫下了上節評論以後，就將顧愷之的繪畫列在第三品姚曇度下毛惠遠上。這樣的品評與排列，其原因是爲謝赫的繪畫，全注意於對象形體的表現和他用筆的細緻，色彩的艷麗。與顧愷之繪畫重視對象內在神情性格的態度相比較，自然遠有所出入了。故姚最品評謝赫的畫說：“點刷精妍，意存形似，目想毫髮，皆無遺失。至於氣韻，未窮生動之致，筆路纖弱，不付雅壯之懷。”因此謝赫在品評繪畫方面，也自然以自己作畫的態度爲評畫的態度，與其他的評論家有所參差了。李嗣真說：“顧生思侔造化，得妙物於神會，足使陸生（探微）失步，荀侯（勗）絕倒；以顧之才流，豈合甄於品彙，列於下品，尤所未安，今顧、陸同居上品。”陳姚最說：“顧公之美，獨擅往策，荀、衛（協）、曹（不興）、張（僧繇），方之蔑^③然，如負日月，似得神明，概抱玉^④之徒動，悲曲高而絕唱，分庭抗禮，未見其人。”唐張懷瓘說：“書則顧陸比之鍾（繇）張（芝），僧繇比之逸少^⑤，俱爲古今獨絕，豈可以品第拘！謝氏黜顧，未爲定鑒。”“宣和畫譜”也說：“愷之，世以謂天才傑出，獨立無偶，妙造精微，雖荀衛曹張，未足以方駕也。謝赫以爲蹟不逮意，聲過於實，豈知愷之者？”其餘對顧愷之繪畫的評論尚多，從略。

總以上種種，知道歷代大評論家，對顧愷之的評價，可歸納爲以下的四條：

① 在顧愷之繪畫成就上而說：“似得對象的神明，如負有日月所有的光輝。”

② 以顧愷之的天才說：“是獨立無偶的傑出者，自蒼生以來所未曾有。”

③ 在顧愷之的繪畫運思上說：是“思侔造化”，“襟靈莫測”，“凝神遐想，妙悟自然”。而達到“離形去知，物我兩忘”的境地。

④ 在顧愷之畫面的表達上說：是“天然絕倫，神氣飄然在煙霄

之上”，不可在圖畫間去追求它。“荀、衛、曹、張，是不能和他相比的”。

按以上的結語，歷代評論家，對顧愷之繪畫評論之高，真有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之概。因此對謝赫將顧愷之列於第三品姚曇度下毛惠遠上一點，深抱不平。姚最對謝赫的品評竟有“慨抱玉之徒勤，悲曲高而絕唱”的感歎。

（丙）顧愷之的生卒及其著作

顧愷之的生卒無考，僅在“京師寺記”中載有顧愷之，在興寧中畫瓦棺寺維摩詰像，與檀道鸞“續晉陽秋”丘淵之“文章錄”中所載：“義熙初爲散騎常侍”及“晉書本傳”中所載：“年六十二，卒於官。”三點。故顧愷之的生卒年間，只能用這三點的記載連結起來作大概的推算。如說愷之的卒年爲義熙二年，即西元 406 年；那麼愷之的生年是穆帝永和元年，即西元 345 年。到興寧二年，即西元 364 年，愷之已是二十歲。興寧共計三年，大概顧愷之畫瓦棺寺，就是這一年了。如說愷之早生一年，生於康帝建元二年，即西元 344 年，那麼到興寧二年，愷之是二十一歲。以愷之畫瓦棺寺藝能成就上說，在二十一歲的一年，畫瓦棺寺，很爲適當。但是他的卒年，是在義熙元年了。與“義熙初爲散騎常侍”及“年六十二，卒於官”兩句話合起來看，似嫌早些。如說愷之生於穆帝永和二年，那麼到興寧二年，愷之是十九歲。十九歲畫瓦棺寺又似嫌年齡稍輕，那麼畫瓦棺寺以興寧三年爲合式。然而愷之的卒年，是在義熙三年了。以上三種的推算，當以生於穆帝永和元年，卒於義熙二年較爲適中。

顧愷之能文能藝，並勤於著述，故著作殊多。除上所提的顧愷之文集及家傳顧愷之外，尚有“啓矇記”、“啓疑記”、“書贊語林”、“魏晉名臣畫贊”、“魏晉勝流畫贊”、“論畫”、“畫雲臺山記”七種。合“文集”及“家傳顧愷之”計九種。“啓矇記”、“啓疑記”均見鄭樵“通志”。